

論語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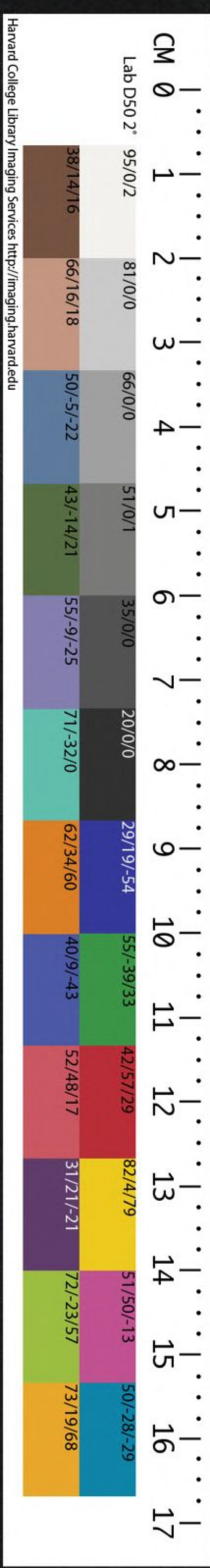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 1953

四書大全  
五

7855 / 4208

雍也  
述而

共十八冊



周會魁校正古本名儒四書大全卷之五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

篇同

胡氏曰

此篇前一半與

上篇大意同而

記聖人之言多

以簡之編既盡而止其類目則亦論古今人字

賢否得失

通考

勿軒熊氏曰

亦論一章孔門

禮大章列國大夫後十

即至善所行也知斯好之樂而此言中庸之德

夫一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道夫子出處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藏

藏

藏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躡天地陰陽之

嚮背也。南面，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洪問：簡重，

重也。是說仲弓資負德地。

朱子曰：夫子既許他言南

面則須是有人。

慶源輔氏曰：只無稽考，洪惟簡故重。

行來看如何。

洪曰：君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

寬則有容，故有人。

也。道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度也。仲弓量言南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

者是也。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

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

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

是個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大音泰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

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

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

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嚴則收斂固事

無事則二三自治疎則不免於猖狂妄行矣。家語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于音稅夫下何為見此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稅而文何為見孔子乎曰其美而文繁吾欲說音稅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易野欲同人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宋子曰去律事則凡事嚴肅若便重却反行得煩碎也臨下以簡若只教人把得忒來行則有偏於居教之意徒務行簡若謂居教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教之意徒務行簡若謂居教則所行內而不用畫其外如云本末不致內外只是畫而不務乎其末居教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行簡是無本領底簡是自有本領底

行簡是所行簡是無本領底簡是自有本領底

上說否曰簡行得是就心做來而今行簡是就事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而今行簡是就事

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而簡靜又曰居教是所謂簡曰簡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教有所損益也

於教不事以盡曰居教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

事必簡而盡曰居教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

故其行必簡而盡曰居教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

所以處南面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

而萬事之本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

夫仲弓聞夫以可使之南面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

也仲弓聞夫以可使之南面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

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而已未如其所以簡而無

問夫簡乎其意以謂之簡出於固宜簡出於簡則其

乃太簡乎其意以謂之簡出於固宜簡出於簡則其

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簡出於固宜簡出於簡則其

乎仲弓之簡而遇事不免率意而固宜簡出於簡則其

仲弓之簡而遇事不免率意而固宜簡出於簡則其

非特天之資固與伯子之簡也伯子之簡而固宜簡出於簡則其

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學力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問者

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使民如承

之曰先有司教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  
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  
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  
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用得治已上用不得於行簡  
乎○簡於行事上○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  
則可居簡則不可○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  
牛以何簡與教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  
不教何簡與教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  
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教矯簡之流弊也教而簡則  
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而為簡忽簡畧之簡仲弓  
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教而居簡行簡者也

#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  
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  
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程  
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  
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

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

簡而簡則為踈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

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  
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

行自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

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  
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所行不簡却說

所以不聖人所以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行不簡却說

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

行不簡者如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而所

是煩擾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簡

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

醜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歡呼參飲酣歌以和之何  
有於居敬不得謝子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  
簡便過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  
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密處論來則

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荷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  
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譏此章居敬之度  
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意  
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然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  
則未之發也○然此矣○然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  
於德而言也○問居敬而義理者簡之不明故其所以見於事  
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  
者自於然操得其所行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  
既務於簡而所以行於內者又不可勝言者矣○勉齋  
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  
黃氏曰居謂身所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  
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  
簡乎

好夫声亡與無同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  
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  
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處○勉齋黃氏  
自已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處○勉齋黃氏  
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既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  
未怒類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  
而集註以爲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為好學  
真字頂子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已  
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  
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  
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短命者顏子  
皆克己之功而好學之符驗也○孔子三十二而早卒  
三十二而卒也○家語而顏子少孔子三十二而早卒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

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

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

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

聞不敢以一已之聞見厚誣天下也○程子曰顏子

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不貳過也胡氏

曰程子無不遷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

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

已何與音馬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媸先之反妍

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

子之怒在理而不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

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總差失便能知之總知之

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於已者不使萌於再

宋子曰慊於已只是畧有此子不足於心使自知

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許氏曰心過常小身

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或曰通考此

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或曰通考此

川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

定為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

異召處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

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

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

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學之道奈何曰天地諸

論語五

五

禮智信朱子曰初未感物時是本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言其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

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慶源輔氏曰心是

言其本靜故情既熾昌志而益蕩其性鑿矣朱子曰

於此言動情既熾昌志而益蕩其性鑿矣朱子曰

可鑿但人循了他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然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

求至焉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

之事用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慶源輔氏

氏曰用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慶源輔氏

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

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

其養而不用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者自

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

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

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

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

性圖說謂五行之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

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

其情使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

之理三指四條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

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

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

則不日而化矣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

故外物





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  
始鑿於中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去天理自明故此  
合於虛靜剛決以應或有私欲因彼之可怒而無  
與焉怒是微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  
過者只是不足於心便自失張子謂之好學矣曰所  
作爲學上去如此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學不復萌  
是學此而巳伊川所謂性皆其此理大學所謂明德  
謂顏子之謂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動處  
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幾動處便覺惟  
其以剛且義也故又輔之便與一刃兩段既明矣  
氣豈能輕爲動念慮豈能不善未嘗不如此所以  
嘗復行也復也所以謂之覺得早復是斬斷得  
顏子之當其怒時見喜而怒不見怒皆中節如何  
氏曰當其怒時見喜而怒不見怒皆中節如何  
遷於他此克已之節已剛而工夫峻繁之甚其要  
中節但以此克已之節已剛而工夫峻繁之甚其要  
氏曰當其怒時見喜而怒不見怒皆中節如何

且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已之事故  
集註以爲克已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已不使  
流蕩於外以過於物則克已自然不遷過不爲  
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克已自然不遷過不爲  
謂怒於甲者不於乙○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  
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在物不在  
差失便能知初之便更不萌程子謂只是微有  
程子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  
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  
盡其義○問不遷怒魯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  
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爲始

使爲並去志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  
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去孔子使也慶源輔氏曰或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爲大夫時

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  
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  
若此類則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無害也

衣去声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五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声不可考趙氏曰

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

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去声夫子使去声義也

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

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

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

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

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與之辦好便是與之益

處○問冉子請粟聖人無不與之辨而無害但使

聖人寬問冉子請粟聖人無不與之辨而無害但使

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之亦無害但使

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資

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資

足也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疑可以與

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

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故聖人於子華謂周

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

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與其則馬天御黨其義可見

容而不過與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

其權度或與其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

當辭亦及為有害於庶矣○覺軒蔡氏曰揚氏謂

君子之於辭受取之庶矣○覺軒蔡氏曰揚氏謂

人苟以其道辭受取之庶矣○覺軒蔡氏曰揚氏謂

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采子曰此說固

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

與之金猶與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

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

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庶退之有餘則當推之

矣然則學則未得中行者不崇獎庶退之有餘則當推之

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

與之說以蓋其陋使世之吝者不託於舜受堯天

曰自見故併錄之學宰非此爾○新安陳氏曰其

稗利之反駁息營反舍上声

辭受可互相發明故祀於此爾○新安陳氏曰其

義字可斷蓋此章第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

請益非義也蓋此章第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

與義也非義也蓋此章第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

思非奢辭受取之庶矣○覺軒蔡氏曰揚氏謂

多與以爲惠原憲其貧辭常祿以爲庶皆察義未

精故以爲惠原憲其貧辭常祿以爲庶皆察義未

也精故以爲惠原憲其貧辭常祿以爲庶皆察義未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完正

中去聲犧牲也潘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尺以其色

既赤又且角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

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

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

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

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

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

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子問子騂且角伊川曰犁牛之

曰字意以仲弓為信否朱子曰考之伊川曰犁牛之

不肖之父其說可問此章前後作用人必不肯對人

子說人父不善○馬知賢才之故孔子教之用人

南軒以仲弓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

此說牽合然亦似有欲如此說無他平氣與他

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

看古人不賢底自賢不肖或曰自不肖稱其賢可

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自不肖稱其賢可

被而說其不肖妨聖人已改過上而能改則前

擇昔日說惡不妨聖人已改過上而能改則前

謂顏淵曰然又要除却今日此自好事而能改則前

篇大率是論仲弓之德非是存仲弓說也只慶源

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存仲弓說也只慶源

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也伊川曰慶源

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牲也伊川曰慶源

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所不容廢也伊川曰慶源

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伊川曰慶源



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若聖人則渾聲上然無間斷  
 仲尼去聲未達一問爾後三月之間斷音同○朱子曰  
 矣顏子猶不能無違於後三月之間斷音同○朱子曰  
 向這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畧斷一斷便未達去若  
 無這此○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達仁私欲  
 者以之此○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達仁私欲  
 間斷之時少顏子克去已私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  
 全之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達仁也  
 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張子曰始學之要當  
 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  
 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  
 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聲非在我者○朱子曰  
 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  
 我為客也誠不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  
 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客然那客亦為主日月至  
 焉者○是私欲為主仁為客然那客亦為主日月至  
 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客欲則常不要出外久之  
 亦是主人既是在外故謂之客○客欲則常不要出外久之  
 亦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客欲則常不要出外久之

至馬底便是成被那私欲揆出在外是我勝那私  
 欲不得○以是成被那私欲揆出在外是我勝那私  
 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朱子曰  
 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  
 為賓日始至者一日不安○朱子曰  
 外無他知有不違者○朱子曰  
 此無他知有不違者○朱子曰  
 為故善亦知有不違者○朱子曰  
 來故善亦知有不違者○朱子曰  
 此幾非在力者○朱子曰  
 則自有時而力者○朱子曰  
 主在時而力者○朱子曰  
 非由已者○朱子曰  
 不由已者○朱子曰  
 謂欲罷不能○朱子曰  
 我如種樹不能○朱子曰  
 抽枝長乘何用○朱子曰  
 答曰不然○朱子曰  
 自然不能○朱子曰  
 自學不能○朱子曰  
 有時而問斷矣○朱子曰





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  
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子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  
類皆不可言政數朱子曰武城宰仲子為季氏之朝宰之  
子曰其事也如政數朱子曰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  
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與聞謂  
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巳大夫則與聞所  
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謂  
以不果有決斷反玩達通事理藝多才能氏曰雙峯說  
競也泰山不能救伐顛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  
也旅名為迂是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  
以正名為迂是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  
步却闊使其從政必不肯○程子曰季康子問三  
為季氏聚斂為衛輶死難○程子曰季康子問三

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  
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曰必細微事也  
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所長故  
人所以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  
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程子言各有所長故  
皆可以此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各有所長故  
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為  
政之非才聖人之所可也○潛室陳氏曰再求以  
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有孔子者  
於何取之曰此用之於季氏稱便於學問而已  
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  
故能有力然在政事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再求  
進道不斂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發端爾然則  
桓子垂斂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發端爾然則  
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然則  
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藥雖烏聚惟三子句有所  
取况其才之美者乎○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句有所  
文泛言用人之法

費音秘為去声復侯又反汶音問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使去声者善

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决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程子

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人不與大夫齒世臣自是無官可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如魯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

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

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

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宋

曰謝氏說得龜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庶頑立懦

在聖人則有不然者盖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

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

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

去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盖既無先見之知

去聲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則閔子其賢

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據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為已辭此與人為善意也又

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來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不可見豫待以應方來之變則於轆轤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夫音扶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朱子曰伯牛之癩必進南子牖南牖也禮病者居而底耳其信否則不可知

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

已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音亮士去

下若君來觀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

得南面而視之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

蓋室中北墉而南墉墉墻也古人居北墉上起柱

無北墉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

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

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

言此人不應聲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

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於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

北雖恒在

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以致之，而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是以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我培。○侯氏曰：良字師聖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人河東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音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

以貧窶，反即相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

賢。○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

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

自有深意。○朱子曰：日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

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

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

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程子曰：

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

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改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

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曰樂何如  
曰君謂其樂○樂者何也曰樂者  
道為樂而樂之則非也○曰樂  
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曰樂  
容自得而無適不待是以道為  
樂也○曰樂者何也曰樂者  
與我為二物但得後便自到  
已不為樂仁與何辨曰非私  
是既不如此論日何自無私  
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四事做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  
學固非若世俗之與物者但  
於樂道則淨盡天理昭然  
只是私意蓋天道昭然  
然但今日說樂得已則  
害又曰程子云道克己則  
不人其樂可知矣○曰樂  
聲色之娛窮四骸之奉一遇  
貧賤則憂戚無聊所

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  
人之心直是所謂德盛  
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  
骸雖是孔子稱他樂了  
子便曰顏子克己則  
時否曰顏子克己則  
貧他日曰顏子克己則  
知地間須是直事  
天不盡則與萬物  
樂不盡則與萬物  
改其樂者能樂與  
自其家者能樂與  
○自其家者能樂與  
無憂曰此子在陋巷  
尋樂而處只是去尋  
異而能去今做工夫  
之乎能去今做工夫  
在即其事以爲求之也  
說所以爲求之也

飲水之中而忘其樂  
是外深雅是顏陋巷曰  
分淺深不自改字上恐  
在聖人自然樂子與聖  
如魯點之樂但孔子只  
說許多樂底事來只是  
深微而難知點只是得  
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樂勞攘飲之南軒張氏曰  
樂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  
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  
學者也○要當從事於克  
知文也○禮或問黃氏曰  
博何也○禮或問黃氏曰  
理則守然顏子博以約  
禮則守然顏子博以約  
通則喪與之固凡事可  
其所得○以無少私欲天  
道者矣○言不學道之人  
固樂不在道滋味但已得道

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  
從生樂至死都是道  
貴則樂在富貴行乎  
為可樂而然蓋行處即  
所樂即樂是道也○若  
知其樂即樂是道也○若  
工其樂即樂是道也○若  
孔顏所樂何事○西  
說其樂一曰何事○西  
曰所樂何事○西  
却令學朱二先生博文  
樂程隱而告人深約禮  
生以隱而告人深約禮  
程先為非由今之觀也  
有與物乃非由今之觀也  
身與物乃非由今之觀也  
聖賢之道各為二玩弄  
文者言於天哉顏子未  
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  
道者矣○言不學道之人  
固樂不在道滋味但已得道

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  
不講究是也約禮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  
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精  
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意也博文者精  
粗二理之並進也此乃顏子之樂而不知其樂也  
於天理之中雖此瓢陋巷不知其樂也程朱二先生  
不知其理之富此樂乃顏子之樂而不知其樂也  
只想像顏子之樂故程子全然不用其功雖日談  
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用其功雖日談  
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  
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積力以度自然有得至於  
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  
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  
之樂不在於高堂大屋美食飲水而食前之樂  
數百人乃在於蔬食飲水而食前之樂  
居於陋巷之際夫蔬食飲水而食前之樂  
事哉是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謂也  
要必超乎二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謂也  
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所謂樂也亦未嘗不  
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所謂樂也亦未嘗不  
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蔬水如肱如地而吾

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  
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教顏子之意深矣○博文者精  
禮是仲尼之樂所以教顏子之意深矣○博文者精  
則孔顏之樂可尋矣○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用  
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  
道為二非所謂樂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孔子  
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  
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

說音悅

女音汝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而力有所不及也畫者

能進而不欲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

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孔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

四書卷之六

三

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  
說芻豢音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  
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  
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  
也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  
今女畫畫是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  
者○問力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  
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  
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自棄只是  
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遠路行到中  
○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  
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  
途氣力竭而力去不得方知放下如此方謂之  
力不足再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放下如此方謂之  
山直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  
其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  
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  
不深故也求苟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  
以自退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声小人儒為

人○胡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

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

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御之以此朱子曰

代立言者專為子夏說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世

人多於此舍胡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有

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分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

小人儒毫厘間何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

此○君子儒小人儒之分朱子曰此便是  
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朱子曰  
子夏是個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武細密於小人事  
上不肯放過便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

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



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近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女音汝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澹徒其友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

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

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馬爾乎三字

緩不急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問膏於既比皆行讀法禮皆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絕言之因○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子問楊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為吏無地說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議論此亦為政之助無地說

也說得通○問觀其亦見得子游曾懷也○焦地開  
矣非獨見滅明如此○子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為羞則在已狗人無所  
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所惑則賢否和正皆不復  
能辨矣○雲峯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  
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者  
爾乎按字義如是為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  
人焉有如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毀去聲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

反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伐誇

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旋音以

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

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儒

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稍矢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

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

此反非為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

以教門人謝氏曰人能操聲平無欲上之心則人

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

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  
之反可以為法矣朱子曰欲上之心便是私欲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

要法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  
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若先知得是合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孔明所謂  
皆其職分之所當為也非是地地則平亦  
自然無伐心矣曰也非是地地則平亦  
人故能如此若使當心為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  
十分過住不職少間便說我少盡職分是走從那  
去過分住不職少間便說我少盡職分是走從那  
盡職分便自得去孟之反與馬異之事地不平所  
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與馬異之事地不平所  
蓋軍敗以毀為功致於後則人皆禹目歸他若不  
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論將皆論之功若馮異乃是  
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論將皆論之功若馮異乃是  
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言  
了天理有幾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受不得只  
管矜伐若能降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  
莫大功業亦只如一浮雲何能矜伐哉上蔡平  
時用力去個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赤何反

鮀祝宗廟之官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去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辭問

氏疑而字為不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  
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  
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  
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  
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  
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  
矣通考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  
相兼者以而  
字中述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嘆

之之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洪氏曰人

知出必由户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

爾夫行之猶何莫不於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户譬

道者為不少矣又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

即父子而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嚴夫

謂未有道馬故曰誰能出而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可離如此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

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真氏曰事親事

道不然而非道也矣此嘆世人不孝事長弟然後謂之

亦以不見道之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不能由道也○

之意相不求之本人病不見道之本人病不見道之本人病不見道之

#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

足也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周諸

史如周官大史小史之屬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

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大史小史皆掌喪祭實

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

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彬彬猶班班

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

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

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

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  
註分學之者與成德而言蓋始馬損有餘補不足乃  
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也  
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  
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其可以受和  
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  
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其宜也○宋子曰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處不少了此便不  
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處不少了此便不  
意思若子貢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處不少了此便不  
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質猶文便說得偏了不足文勝質  
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於成德者能於其不足者  
雜而適相稱有不期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  
之君子又曰狗末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用直則心所得其正矣古人之於幼子常示母誑而  
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  
馬耳○宋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也  
不直則生字是罔之生也幸而免也  
死之直人今便是不死蓋幸免也  
是直終直便是不死蓋幸免也  
自屈折也而亦得有生是幸而免也  
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而免耳○罔只是天理宜  
父却與人說我孝弟於此却與世人說我弟此孝  
是罔據此等合當用死却與世人說我弟此孝  
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而免耳  
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總去這裏著些屈曲之言而免耳  
是推至一念之實惡於此以鹿為馬也  
細推至一念之實惡於此以鹿為馬也  
好色也念之不實惡於此以鹿為馬也  
來無阻滯處如不見孺子將入井便流這只是  
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這便是在心這都是本  
心自然發出若底事便這便是在心這都是本  
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個便這便是在心這都是本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

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木方生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行則順其性而不遠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之道也○則味其性宜行而已是與遊魂為變望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通考黃氏震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罔然不知幸免而巳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不能直

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

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嘗之者也樂者嘗

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

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

自疆而不息者歟○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

者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嘗能知之者人

則為已之所有也○朱子曰知者不如此理者已少

好之者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

心誠好之者樂之者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

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此理已得之於

否問較其大樂亦不爭多但此樂之樂之意思大異

物而樂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指

得樂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室礙非有物可玩而當

論語卷之五



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  
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長  
進一地位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漸  
解到之高遠處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  
不先之馬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資質又  
以夫故聖人方以少者有把與之○多者隨其  
水也而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之○多者隨其  
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馬牛以  
克已復禮剛健者自是以持一敬行怒告司馬牛  
詎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以持一敬行怒告司馬牛  
樣有病痛者自是以持一敬行怒告司馬牛  
兩山真氏曰道性也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  
掃應對之禹事之粗也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  
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度友所以害道不  
若且從分則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所以害道不  
之禹如此則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所以害道不  
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要法也使孝者外問於人內  
有一事之功不此泥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

心也○季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  
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  
語以上則將妄意蠟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  
雙峯饒氏曰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  
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  
○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質之近苟  
可教以精深資質之凡下若且當教之以淺近而  
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內淺近而漸進於精  
已執若且語之以淺近使內淺近而漸進於精  
哉

知遠皆去上声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



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  
 所不知之聖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謂當知而已自常  
 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鬼神之神不可知即真箇是  
 人道之所宜而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其處幽故嚴  
 以爲或問所謂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敬之  
 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貴耳  
 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  
 以正之在下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  
 然亦不使人喪而慢之也變峯饒氏曰務民之  
 醫藥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  
 善去惡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諂鬼神以求福不  
 務去惡而專媚神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  
 以免禍皆不知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  
 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  
 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先  
 以功利爲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  
 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之事

仁之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  
 近裏知字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  
 說較近外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  
 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程子曰務人之義  
 則是不能不知不遠則至於噴敬而遠之所以爲知  
 慶源輔氏曰能敬則至於噴敬而遠之所以爲知  
 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又曰先難克已也  
 之不可變是謂之知乎而二又曰先難克已也  
 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問既曰曰仁者則安  
 克已耶朱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  
 私乎克已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謂已無  
 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  
 難所包者潤本不但言克已程子謂克已於所  
 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  
 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  
 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朱子曰人若於事有疑敬  
 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又如下筮自伏義堯  
 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

以上箴決之有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  
疑惑只當去問於上箴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  
道所不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當去諳事  
便是中間一條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正  
指中絕去一條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正  
去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  
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彜即人義也此  
則幽冥不可測識之謂也○欲避禍以不求福  
之智若哉○此鬼神之間而欲避禍以不求福  
廟山者便不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  
却為山節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先難  
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仁○夫最  
所難為之意必死而哀非為生者○夫最難  
其親語必信非以正行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  
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  
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

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  
峻處不能得上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  
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  
是求獲○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  
民之義最要務者事之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  
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  
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  
宜為而不惑于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  
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心矣  
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

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  
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

故樂山動靜以體言

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

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新安陳氏曰此動而

同

注括結也動而無靜而有常故壽

朱子曰此不是

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是一般通

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

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兩般人雖動亦

靜喜怒哀樂皆無動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動中

未嘗不靜靜謂無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天理之動

然耳若謂仁者靜而少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

乎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涵

常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

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不可動靜是體段

插看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有死之理○顏子來

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罔亦是有靜時其全體只自

動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

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

之意○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而一而

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朱子曰體仁

峯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不能如此形容

子體仁之知如夫子解仁知之深者安動靜仁者樂

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山之言其體動則自樂

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

論語五卷

十四



通鑑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曰何疾也曰吾簡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二年

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未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必敬之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

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

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

變而之道有難易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

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

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峯胡氏曰

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

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

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

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程子曰

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之遺風伯之意○

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

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

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論王氏曰閔元年齊

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

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

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為王此所

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

于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

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

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善伐蓋期年

報功此所謂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

尚功者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

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

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

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朱子曰齊經小曰法度

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會變壞但典章廢墜

而巳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加王道盛時也○

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

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巳自做得不大大段好至後桓

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折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

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



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志就章則謂為木  
 商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  
 文從皆器之有稜者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名有觚  
 有八角者木簡以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中  
 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觚不  
 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  
 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  
 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此下  
 夫子言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  
 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  
 臣之職則為虛位朱子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  
 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  
 指其器不觚語其制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  
 ○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  
 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  
 於觚意所包溷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  
 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  
 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翁有仁之仁當作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  
 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  
 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反古况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  
 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  
 若從之於井則不復反扶又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

所易去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  
平如此之愚也或問不可欺是繼可漸而言不可  
聲如此之愚也或問不可欺是繼可漸而言不可  
如此總說不可特此事如他事皆然○問欺不可  
是詳復有可得而掩之乎曰欺者乘人之不知  
其詐之也周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不知  
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  
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君子自能入井  
可以安得以此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論  
又安得以此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論  
子實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孟子之論  
井實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孟子之論  
緩急之間則密矣蘇氏云極弱之說所以處於輕  
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  
險則臣子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  
迫而無具雖徒從之也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  
力所至○雲峯胡氏曰愛不足則使人極之要必窮  
愛覺不可○雲峯胡氏曰愛不足則使人極之要必窮  
可欺之使以名仁仁者必能寬然則仁者之愛也  
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寬也○非博學則無

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  
當如是其愚是  
故貴夫學也  
大音扶

#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

約要聲去也畔背音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

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

道矣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

皆欲其知之約禮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

理無一息而不用工則博者可以驗諸事約禮所以

至於泛濫無歸約而動皆至於流遁失中矣○非博學則無

論語五卷



汗漫通義  
吳氏程曰汗  
漫句並意  
渺茫難言  
其無歸者  
東坡詩取  
風飯汗漫  
看予似蜂  
游

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  
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  
貫意○勉齋黃氏曰博學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  
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順若謂  
約我為要則尤非文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  
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當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  
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  
○程子曰博學於文  
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  
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博學於文  
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不博學而不約  
謂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能不畔於道也○所  
博學條目多事著去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所  
如視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禮便是這箇禮  
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禮便是這箇禮  
宿處便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禮便是這箇禮  
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  
何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  
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

文約我以禮固自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  
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文約之則  
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  
不能斷削者只是這箇斤斤規矩及至削鑿之  
之妙者亦只是這箇斤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  
則非徒知而巳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學是致知約禮  
知格物約禮而巳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學是致知約禮  
學於文約禮而巳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學是致知約禮  
說約也意相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是重約也意相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處反於約  
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峯饒氏曰知於約  
守此深約人雖與道為一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  
由味此言一博與道為一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  
因其所傳從而約之恐人之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  
次有先離之失而博不其失之雜約而博則無  
泛濫支離之病而其約不其失之雜約而博則無  
狹固帶之病而其約不其失之雜約而博則無  
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博約之所以  
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

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  
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  
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  
時中而以此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  
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  
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  
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  
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通考  
氏程曰：汗漫渺茫，貌言泛無歸宿也。

說音悅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

否方九反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宋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  
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  
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史記  
之文

玉聲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  
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比而稽首。夫人再拜環  
珮。璆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篤焉。史之所記  
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麟麟止而後作，知  
其為儀也。○伯玉之賢，况於夫子乎？蓋古者仕於其國，  
其欲見之也，秉彛好德，於夫子乎？蓋古者仕於其國，  
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八月丁丑，夫  
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  
夫執費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  
費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  
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  
郊執費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  
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  
靈公南子持舉之耳。

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  
言而近於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傳  
誓者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崔慶者之類。  
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音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

論語

卷之五

四

自惟中  
答



肝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  
自汗焉故子路事孔子終身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  
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  
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峯鏡氏曰子  
路氣粗見福卒未易下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  
欲其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  
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  
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  
得而絕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矣

鮮上声

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  
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  
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程子曰不偏  
又况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程子曰不偏  
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躰之自然即無所倚  
所以不易但不可易若平常則已然者自後觀  
是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  
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  
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  
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無過不及之意多庸  
庸了○中庸之中是君子而無過不及之意多庸  
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無過不及之意多庸  
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  
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  
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星之條理  
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  
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

為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於箇庸字  
○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  
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中庸無之為  
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中庸無之為  
而能不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不消言能  
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不消言能  
能字此章言民鮮能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與行  
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與行  
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  
峯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  
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  
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  
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  
其猶病諸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

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

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知被其澤者仁

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其極之名

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全歸之仁

也是仁仁有眾人之仁一事之仁也理言是箇徹頭

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便不是這理聖便仁而為聖

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仁而為聖

到極處不是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仁而為聖

却是積累不是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仁而為聖

陳曰聖無不通大而化生知安行與天同德乎  
者疑而未定之辭下乎字以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  
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  
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朱子曰言博施濟眾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  
到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

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  
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了之理○  
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  
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  
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  
後能之乎曰此正謂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眾  
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博濟眾是  
廣○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  
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  
來的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  
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  
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甚  
衆孔子豈不欲人人皆至於聖賢之  
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

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曰立

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任得穩便是立如  
行要事到便是達如身要成此而後為仁則終身有  
是連事皆然○若必所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  
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  
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躰而告之○問  
立連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連  
是發用底意思○問欲自立是安存底意思連  
扶持培植使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  
○問立字連字之義曰此是兼粗細說立是自家  
有可立連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是自家  
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  
連人苟有此心便有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  
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  
無私意已見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  
之大小自可見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其愛之  
所存而言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而形  
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  
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已及人之仁  
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諸同皆是

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  
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

#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  
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怨  
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  
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  
謂仁之方則此章是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  
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節前或問凡已之欲  
中間說仁之體後而說仁之方○或問凡已之欲  
即以及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  
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  
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  
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  
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  
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

素問十二  
有風論痺  
論痿論風  
論曰肉有  
不仁也注  
不仁謂痿  
而不知寒  
熱痛癢  
蕩當作  
瘡瘡緊  
軍切痺也

教其以學者所可能  
者求仁切近而可進  
為不仁痺於危反痺音  
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

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已身也  
皆為已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

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  
屬於已自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陳氏曰雖是已身然其氣既不周  
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已矣故博施濟衆乃

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

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  
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其說如在上下似不相應

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  
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  
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  
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  
身與手足一體也外和問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  
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問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  
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  
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又曰論語言堯舜其  
猶病諸者二夫扶音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  
五十乃衣去声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  
少去声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艷爾  
也贍足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  
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  
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

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去声已  
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  
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未知其方  
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  
說怨字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程  
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  
濟眾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  
之也博則廣而無極眾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  
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  
曰病諸○問仁與聖何異曰聖人只見孔子言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博施濟眾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  
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  
止於仁必也聖乎博施濟眾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  
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上下言之極更不  
可以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此又知仁與聖俱大也抵盡仁道







後漢儒  
九下魯高  
石隆漢  
與傳禮十  
七篇後瑕  
立蕭奮以  
授同郡后  
蒼君授漆  
人戴德及  
德兄子聖  
於其德為  
大戴禮聖  
為小戴禮  
禮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遍 **大戴禮** 商老彭之

語包氏註云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

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

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

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

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朱子曰孔子於堯舜

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及自不須

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然當是

時新安陳氏曰此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

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

可不知也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

位只如此聖人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

看聖人數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

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

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

微有更改耳或問信而不好信古曰既信古又

也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個篤好

的意意思揚氏曰孔子自謂其義則孔子自謂其

史孔子自謂其義則孔子自謂其義則孔子自謂其

源輔氏曰作經者畧備則立諸經取之是事則桓文其

代之制於諸經見之然參互訂正以垂萬世制宜以

而於堯舜者在是是蓋賞罰天子之春秋雖因魯史

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賞罰天子之春秋雖因魯史

死之無後是以匹夫匹婦之褒賞罰天子之春秋雖因魯史

則諸家說此章多於好古乃述而不作之而本夫子嘗





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  
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是聖人自憂  
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以教  
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  
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象  
不善不能改則其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  
勉齋黃氏曰德以修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徒義  
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修身之大要也  
不此之務可無憂乎○靈峰胡氏曰德必脩而後  
新學以講而益新徒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  
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修德而繼以講學如尊  
德性而道問學是也修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徒  
義改不善修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修德而  
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  
孰為善孰為不善○徒之改之始可以為修德始  
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徒之改之始可以為修德始  
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  
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

其色愉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

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惟顏貌可  
言者必曰如至鄉党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

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去聲申申

字說不盡故更著涉畧反作天天字今人燕居之

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

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

和之氣上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

三子无時不規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  
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蹶蹶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天

大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  
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

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  
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

入於於歟乃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於歟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無下則自然到但得身亦須稍歛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亦須稍歛則可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對炭厲而言於炭厲上胡氏曰程子以念情放肆對炭厲則不可耳○南軒張字蓋炭厲亦不可無太炭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於持安有此氣象○震源輔氏曰燕居則無迫遽之意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中○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為聖人所謂自有中和之氣乃德性中此和之符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復扶又反

公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亦子曰甚矣吾衰也是一句又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兆自見於吾身者○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陳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未嘗不洒落也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之不知果是如不見想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

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心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然聖人曷嘗無夢。頃者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可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但不可見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書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孔子平生所不識之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子死。聖人觀之。人亦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好。○吾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然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證兆自是恁地。

○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通考。吳氏程曰。甚矣吾衰也。句。註。心身二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心身分註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勉齊。批點四書。例推之。比若也。相。應為讀。則存道者。心无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句。於下文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

#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知此而心必

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朱子曰。志於

向往。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

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



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爭君  
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  
至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  
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在此  
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  
道即知止而后志有定向也

#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  
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朱子曰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  
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忠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  
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至於不忠是未有得於我  
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  
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  
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  
乃是得這基址在這孝理○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  
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

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  
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也又在守之固耳  
考仁山金氏曰初本行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  
從此章之密○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此則明  
與進修者皆德也若必曰行德然後有得則  
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本精當如此○况胡伯  
得之朱子面命尤不足據也○新安陳氏曰德字  
訓前云得於心而不足據也○新安陳氏曰德字  
也曰前篇是泛泛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  
失於已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  
上來故云行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  
道而有得

#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  
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行矣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  
而不舍之意此心常存不令少有走作

无物欲之累而纯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  
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  
是全休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  
仁便間断了○據德是本體不可須見如因事父有孝  
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  
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則據德所志者今皆實得於  
已如有一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  
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  
氏曰道者眾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  
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  
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

#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

焉以博其義理之趣

去聲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

放矣

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无者乃是理之累○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先於立志志道

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

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

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

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

慶源輔氏曰外物以求理而

以養性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

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

去隙乞逆而涵泳從七容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

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

後者輕也本典內謂道德仁未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





脩脯也十脰反他鼎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禮曲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啜諸侯圭卿羔大夫

馬士曲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啜諸侯圭卿羔大夫

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为

拾射也野外車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

摯也射也外車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

記檀弓曰束修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束修為贄惟

束修一犬穀梁傳曰束修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束修為贄惟

有以修此為禮不但如人用脯修為贄也然比羔鴈

為薄故云至耳○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自玉

諸王之類故云至耳○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自玉

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

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問來故苟以禮

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苟問束修始相見之禮也人

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

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有

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遷及之也當詳玩

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之善聖人仁天下之

心曷嘗不欲其為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

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行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

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慶源輔氏曰

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

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

責人也終不至於太甚耳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

復扶又反

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

貌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

憤旁粉反

悱方匪反

其貌非然而不能自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雙  
伸非者屈抑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  
發如方之張而為之發其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  
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屏陽記  
則其慮也深非則其進也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  
必自得其類是也孟子曰君成德者有達材者有  
憤排之類非是也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  
學信至口欲言而未其心也曙曙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  
甚信三偶欲言而未其心也曙曙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  
偶其反是偶非是學力者夫子所以一隅而不能以  
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  
於外也憤排則見於詞氣排則見於顏色於思而  
其端發其蔽則見於詞氣排則見於顏色於思而  
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  
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繼其志而後復之  
若不以三隅反則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

須

復之而於彼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  
亦無力矣復之而於彼  
去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新安  
聲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程子曰憤排  
學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程子曰憤排  
誠意之見反賢遍於色辭者也辭氣待其誠至而後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乃復告耳  
憤排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  
能堅固待其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憤問程子曰云待  
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  
那時節欲發生未發之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  
得這此子兩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  
待憤排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排而發則猶水  
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新安陳氏曰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其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為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

能遽忘。○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厚重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以養忠厚之心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

學道。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預於已。朱子曰：用舍由在，行藏

安於所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命不足

道也。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顏子幾平於聖人，故

亦能之。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

講述云：夫子嘗曰：道將行將廢，命也。又曰：得之不得，有命。此註云：命不足道，何也？蓋命為言，警門人也。聖人之心，天理自然，命自命，豈問命乎？故愚者不知命，而喪乎義；賢者知命，而制之以





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字上看，一當就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行也，三當合兩句互看，狗物者忘義，狗聖人無所必也，舍之未必行，通考：張氏師魯曰：子謂顏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藏唯我與爾，乃命而痛淵凡二見，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善也，如蓋文雖異而句亦通，為一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仲弓是也，後章顏淵曰：絕而曰：字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謂之亦絕而曰：字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謂之不待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藏，爾

#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馮皮水反聲

##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

好去聲

## 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

懼謂敬其

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

而教之。三

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問子行

誰與？

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

事又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

謀而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

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  
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  
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  
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底慮字相似。  
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慮底慮字相  
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  
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所以慮審  
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所以慮審  
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軍人，所以能  
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持重謹畏之心哉？○  
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則有持重謹畏之心。○  
無情氣，臨事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  
則不妄動，不亟取，于成事必有一一定之謀。○  
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  
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  
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  
主宰，而能謀，故好謀。○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  
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

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  
不用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是以惟顏子  
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  
為可以與，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  
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  
不自過，故有是問，乃不用。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  
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  
救之，夫音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  
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  
新安陳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設  
子尚在，願為之。執鞭其言本此。設

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  
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  
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義所以下假設言之○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  
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耳○楊氏曰君  
子非惡去聲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宋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  
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  
字雖字亦字可見上文勢重在下旬也須要子細看  
富本不可求也一句上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  
象須要識得○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  
正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  
事亦有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如從吾  
命蓋有不言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

語脈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  
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齊則皆反

# ○子之所慎齋戰疾

齊之為言齊如下字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

以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側皆

齊者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

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楊氏曰夫子齊必

事而慎康子饋藥未達不○尹氏曰夫子無所不

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

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

否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

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

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

情實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

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

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

深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處這裏

琅琊代醉編云今之說曰不意舜之樂至於如此夫子嘗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舞也梅古註

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變曲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變而忽見於齊庭記齊也

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

又曰聖人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亦曰數月方熟三月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

九十日不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

能感動人是能使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

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

始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三月不免心不在焉

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之功聖人行事不可

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善及美而孔子聞之深

有所契于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

以學之契于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然夫事聞韶

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事聞韶

論語五卷

其黠然而黑頤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  
而不知其肉味○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  
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博載  
之德當時雍熙乎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  
得之不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  
深而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  
非常情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  
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  
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而韶  
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觀韶雖極稱贊未  
必如齊也殆謂是數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  
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  
群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  
忘味而深嘆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而學之  
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  
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  
善次之告顏子以韶武其最後歎通考仁山金氏  
曰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  
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  
增此以計其意非本文也○愚按張達善點  
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為去声

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反善怪

曠五怪公薨而國人立蒯曠之子輒於是晉納蒯

曠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曠得罪於父

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宋子

以兵拒父是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

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

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

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然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而死

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沐禮耶練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沐禮耶夫子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沐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微為謂善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句方說得仁字盡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敵蹤反所尔耳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問二子之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

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柰何曰  
國有賢大臣必請于天子而正之論之伯夷稍優頭矣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自家人子  
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削贖取與若有利  
拒父是識道少不順議者以為當立公積贖欲入子  
不肯做蓋知其必立之也○交讓則心不安得仁之本  
靈公薨而夫伯欲立之也○交讓則心不安得仁之本  
傷其本心而已○交讓則心不安得仁之本  
傷之不忍違其父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者天地終  
尊是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者天地終  
兄若不忍違其父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者天地終  
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峯胡氏曰人之心誰無也孰  
理能合乎天理之安得○雲峯胡氏曰人之心誰無也孰  
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之心方安倫集註下安齊之理而  
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

安手於心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

無怨悔  
新安陳氏曰無諫伐言夫子以為賢故知

其不與輒也  
所以廣其不悔之實

也曰古之賢人亦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  
而怨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子出處一賢人如君子  
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出處一賢人如君子  
求仁而得仁又問怨乎便見得子出處一賢人如君子  
天理而得仁又問怨乎便見得子出處一賢人如君子  
珠美王真絕天淵矣○問子欲二者相去奚啻球  
問夷齊曰一箇是問何故又爭國一箇是問何故又  
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爭國一箇是問何故又  
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又問怨乎便見得子出處一賢人如君子  
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得仁故又問何故又爭國一箇是問何故又  
理之當然又問何怨又大綱衛君之讓固為不當處說此  
見得是第沒道理又問何怨又大綱衛君之讓固為不當處說此  
此又在第二節事第一節子欲正名是公不是到否曰  
輒尚是則如正事第一節子欲正名是公不是到否曰  
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不當

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不必讓而讓之  
 則未合無怨悔之心矣夫去告以仁而求仁者  
 謂是合無怨地若子貢地是以去其仁而求仁者  
 夷則大不安然矣子貢地是以去其仁而求仁者  
 父兄之命以亂而適之義無便求仁耳○之慮伯夷  
 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本無便求仁耳○之慮伯夷  
 仁否曰然則君便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問夫復有怨  
 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問夫復有怨  
 手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而子問夫復有怨  
 曰伯夷之賢天不孰不語然後知夫而子問夫復有怨  
 言而中之賢然不孰不語然後知夫而子問夫復有怨  
 發過中行之矣然不孰不語然後知夫而子問夫復有怨  
 爭猶未為甚得此則子天感賢而平其心為不待夫何耶  
 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天感賢而平其心為不待夫何耶  
 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然知夫二審其趣  
 燭乎衛君父子之問其所以得罪於天者蓋不待夫何耶  
 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得罪於天者蓋不待夫何耶  
 慶源輔氏曰世俗所以知其必不再問而後見其一也  
 或得而於其大義之則子則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  
 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則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

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  
 君父又其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  
 無君子之論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齊  
 氏曰父子之論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齊  
 所以立也二兄弟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  
 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者國而所得者父  
 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  
 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於富貴貧賤死  
 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  
 為有功必知輒為  
 名教之所不容  
 飯扶忱反食音似  
 枕去声 樂音洛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

其中矣不坐我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  
 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

四書大全卷之五



困不知其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  
所動於其中也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一不昭徹  
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  
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  
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的人遇熱不怕富自不  
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  
見得我不義而富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  
貴於我如浮雲○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  
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朱子曰聖人之無時  
之閒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  
貴賤之異而有其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  
當時所處以此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  
於彼耳○富貴非指天位天祇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  
盛耳此苛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  
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義之富貴視之  
疏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

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  
是當得如何擺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  
亦只恁地安處之○又當如所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  
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  
曆數在爾躬○孔顏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  
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  
入來在其中○富貴本非欲知樂之實味○惟其非  
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欲知樂之實味○惟其非  
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惟其非  
明徹私欲淨盡○後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字中  
不自得處淨盡○後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字中  
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  
別其添一能字○而聖人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  
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  
樂元不曾用動比之○顏子不改樂之便見本然○渾然之  
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下是回  
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  
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  
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  
不分曉在貧賤中則何事及故多於貧賤處○見得  
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故多於貧賤處○見得  
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度得其所以樂○朱



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過，修省不知，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為無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非是。存亡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存亡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存亡之見，得是如道也。方知進退存亡之不失，其正學易之道，即易之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天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自以馬孳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窮皆自然，而不可不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不可未易學也。然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學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

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加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長天之理也。人為善，為學易，則陰消，為惡，為凶，消長之理也。蓋陽得中則吉，為惡，為凶，消長之理也。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明此，則當進而退，當退而進。故孔子存而當亡，亡而能存，如此則退可退，可以退則藏。此孔子之身全矣。故孔子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人使易知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過者，易占辭。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之能改，而至於吉。以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謂之。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謂之。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有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書

以道政事述帝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

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

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

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嘗言者只是言人日用

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尔若宗廟郊社朝覲會

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

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

之也識音式謂不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

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

樂在其中如易則學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

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

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

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

咏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猶治也書所以

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猶述也禮所

以著天埋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

厘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

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于日用

之實故夫子嘗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

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

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不可不講

于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

涉反

詩書

七

禮記表記  
注云不足  
少也人老  
則未來之  
歲日少矣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  
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聲名言者  
與音余○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  
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樂音洛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  
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  
好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

日有孳孳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  
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  
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  
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  
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  
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  
意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  
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  
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之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為  
人自有不可及處且要到底不做個半間不界  
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  
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  
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辭學不  
厭教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  
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  
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樂便忘憂便忘食是發憤  
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忘憂便忘食是發憤  
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  
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此無

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此係累乎？其中不然。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洒，私意自惹不着。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為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所對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果獨在於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之至者乎？蓋生而知而好學，則其所為生知者，固亦莫辨矣。○雙峯饒氏曰：憤與樂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軀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好去声

#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 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

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

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

夫音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

其實也朱子曰聖人看得地步潤自視猶有未滿足

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一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

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少能也敏

也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孛

生知然也事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

只就一件是逐件理會去○南軒張氏曰門人見

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  
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謂至矣○勉齋黃  
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  
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  
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  
已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  
知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  
氏辨之聖以為生而可學者諸家多以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  
夫禮樂之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  
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待學而不能既知其義理  
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非生知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  
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  
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  
而好古好古敏以求  
之信字敏字當玩

#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

鬼神造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

妙不可得而見也所可見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  
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  
至有未易去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  
與怪不同故以怪力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  
亂摠言表神而出之○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  
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  
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  
是其其不得已而及之則于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  
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或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  
以惑人言也然其及之難明易或而實不語怪力亂  
神之集註言鬼神之事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  
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靜語默  
鬼神之理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靜語默  
亦無形無影亦固難說聖人所謂教鬼神之問遠莫不  
地說○爾軒張氏曰聖人所謂教鬼神之問遠莫不  
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未常及此然就四者之  
神則惑所故聖人之語未常及此然就四者之

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震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雖非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語及此至於鬼神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之則知所以為鬼神矣○文月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教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臣賊子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紀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季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

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朱子曰人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俱修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行皆善則皆當從兩人行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之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汪氏炎和曰尹氏以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或亮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



難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程子曰天生德  
斷制以理○問聖人若見其事勢不可害已此聖人極  
度其人自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  
與弟自習其禮大樹之下○史記孔子去之弟子  
曰可以速矣○子曰天德於予桓桓其如予何遂  
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桓桓其如予何  
此語之疑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  
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所謂避患未嘗不  
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此便無疑忌顧慮之意  
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然於我知無其害不能害已  
也又問聖人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是  
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是  
理合如此○衆人亦不然不必聖人居及遭匡人桓桓之難則  
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桓之難則  
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托  
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  
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  
如命何聽命于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已而已  
與天為一笑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天命在已而已

若匡人桓桓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及故疑其有  
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

言曉之與猶示也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

與二三子處在那裡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  
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  
便與上大夫言便問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  
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

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  
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程子曰聖人之道

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  
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  
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去而進也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掠下者教人  
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  
者精者固道洋洋乎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  
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  
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  
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李者下學  
上達自見得耳不在我則初無所隱也慶源輔氏  
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躡急者病在苦其難陵  
過易以陵躡而進躡急者病在苦其難行而不與  
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  
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  
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  
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有之  
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  
○呂氏曰

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  
而人自不察延平呂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  
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  
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與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  
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  
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  
百物生焉使天徒類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  
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曰春生夏長根荄枝葉一  
皆無非道之所寓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  
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  
括盡於此而矣之當時群弟子自夫子朝下而後  
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此耳○新安陳  
氏曰肅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靜語默之同  
此道之所呈露無形肅然此道動靜語默之同無非  
形見出



存忠信，志衷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修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也。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朱氏曰：有德而無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恒胡登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

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無惡。有

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無惡。有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個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則做事，從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本分不肯為惡耳。善人則資質好，地是好事，依本分，但人等多等級，善人雖是曉得道理，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于室，緣不甚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又峯鏡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灾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亡讀為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而為有，保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  
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  
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  
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張敬夫曰：「聖人  
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  
新安陳氏曰：「以質言者，兼乎質  
未學者也。」  
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  
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  
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  
矣。  
宋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  
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  
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恒者又  
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魯氏  
說亦得之。」  
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

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  
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魯氏曰：「當夫子  
時，聖人固不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  
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  
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此類當得意而忘言。」  
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  
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之，亦妄人而已矣。  
孟子所謂兩集溝洫，皆盈其潤，可立而待也。烏能  
久矣。曰：「有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  
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  
而為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而無以繼，則  
為如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而無以繼，則  
雖欲為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  
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躰而未能克實者也。故聖  
人不得而見，君子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醇篤，無  
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醇篤，無  
而見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醇篤，無  
已。聖蓋可見，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醇篤，無  
夫已無而為，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醇篤，無  
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盈已約乎？而以為泰  
恒，况可言學乎？」  
勉齋黃氏曰：「亡為有恒，為盈約。」

事



會獸祭  
孔子不違  
所以小同  
於俗也張  
氏以為獵  
而較所獲  
之多少也  
二說未知  
孰是

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  
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  
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  
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于其  
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友熱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  
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其血食祀宗廟與商  
紂之暴殄天物害雖不同然其  
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厚齋馮氏曰桑柔

作古有此語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

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

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

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

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善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

未便見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

可泥着。○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

見只是平日見底事。○且記放這裡。○問不知而

作只是述作。或只是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

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

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

去不差不也。○未擇時夾雜在此須是擇了則善惡別  
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了則善惡別  
擇去那惡底擇來好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聞是  
聞前言行未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  
泛見得雖未便都從他然也。○記善者而從之見是  
得其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  
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  
其有不知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  
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

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  
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  
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于無所不通之聖  
自有不可揜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  
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于祿章亦只總之云多  
聞見者學之傳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  
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  
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  
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  
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  
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  
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

###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  
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

### 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  
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  
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  
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往而為不善  
也依改正次蓋不追其既往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  
其序什五句退以是心至以潔已斯受之耳與潔唯字上下疑又  
有闕文唯字全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  
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  
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或為夫子謂其進之  
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  
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



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  
其方來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  
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後。聖人向  
忍遠絕之，說蓋出於此。

#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  
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豈遠哉？○程子曰：  
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如我欲仁，則至，志之  
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  
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若來至之意，曰：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  
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

#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  
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月躡驗。我若欲  
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  
吾道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度幾看  
得道，遠自我心，而得為徒言也。○爾軒張氏曰：  
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不口至  
欲仁而道遠，至我固之也。○爾軒蔡氏曰：時人皆  
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  
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  
之德，終一收歛，則此心便在。所以其言其近且易，  
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不  
假外求，求之則如手之執足，履之而不知反求，而病  
其遠也。夫子所以發此論也。○又峯鏡氏曰：欲仁  
加探存之功，方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  
繫如特人，斯其惟皇之極也。斯即此一字，貼斯字。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昭公魯君名稠音習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

取去声

黨君子亦黨率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妻同

不謂孟姬而謂吳孟也

宋姓曰子是所使若宋女子姓者然也

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于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公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以吳終有不可辨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

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為幸然其受以為過也源  
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  
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令又已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大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如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  
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  
禮而大夫問吾國之君知其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同姓為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失前對之知禮乎若言為司敗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之過而已矣詞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

之公夫子吞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兼公以証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道其隱乎而于父子君臣之義茂如也微  
夫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通考  
於愛凡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與和去声

#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復之而後和之

反復音覆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

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味子曰子與人

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人說話那人正說得

好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人說話那人正說得

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  
方令再歌而後和之聖人與人為善初歌便和恐混雜他  
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初歌便和恐混雜他  
後和則他有過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

和之便是聖人不辨人善處慶源輔氏曰首尾節奏之備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既取之而許與獎勵之此見聖人氣象從反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宋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已之能以揜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有意以為之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以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蓋一問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嘆而淫佚之也只一歌詩

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  
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  
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耳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知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之

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其人

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謝氏

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

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則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  
行君子則吾與人之有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  
一焉之意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立未能  
見其不難繼之意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  
之意且合而觀之其未之有得則見其能而亦不失  
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能而亦不失  
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  
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  
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  
則文不在茲之輕不過著于言辭者耳○新安陳氏  
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集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  
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什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

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  
全而人道之備也勿斲能然則聖則仁之熟而至  
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

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之  
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躰而義用言仁則義在  
其中故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

人也朱子曰他是不曾說足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  
人箇甚麼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為  
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然不厭不倦非已  
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

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峯胡氏曰此  
雖夫子不敢當  
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  
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

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  
實有此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  
則有時而厭倦矣○晁氏曰道清豐人以當時有

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  
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  
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  
終為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  
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  
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陳  
曰夫子固多謙辭所以自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  
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此他人為之誨人不能  
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此他人為之誨人不能  
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  
去以異者大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仁之與至  
謂之仁此其所以化之謂至若大而未化之只可  
盡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之謂至若大而未化之只可  
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此夫子雖不居

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者仁聖之實  
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己者有仁聖之德豈  
能如是公西華皆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天  
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之所能效也○又峯饒  
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  
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仁雖非聖人之極  
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孫  
了第一第二等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  
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  
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  
其行去声下同之辭也禮記檀弓曰士有誄累生時  
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

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

曰祗。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陳子曰只是

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

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

怒。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

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父

矣。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

他天聖人之謂聖人。如此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

居雅味。在之禱父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

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蓋曰往者疾。病

時嘗禱。爾于神祗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

也。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

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也。又士

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第十篇注云。謂門戶

祀。曰門。曰行。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

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

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陳子曰。臣子則

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不可

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

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諷于鬼神。以苟須臾之生

于。夫子豈為是哉。祈禱上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

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固。嘗

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

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父。矣。夫。自。其。論。聖。人。自。語

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辭。者。如。天。生。德。於。子。未

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

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

子路未達，獨率誅以為謫。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父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禱，父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况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父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領子路之心也。○厚齋胡氏曰：觀夫子答媚竈之問，以子路為獲罪于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神之有無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耳。

孫表書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

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雲峯胡氏曰：寧與其不孫也，寧

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總奢便是

不孫，他自是不戰欽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于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誇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天理，故常舒

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

心廣體胖。○南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蕩，狗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



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已而無  
必于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情理投於物乃  
蕩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若為物所役則坦  
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  
也○厚齋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也○厚齋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  
有不備復源輔氏曰德性根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  
過不及之分所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關氏  
以鮮有不偏應上文氣質而而言故其中和之氣見  
於容貌之間者如此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  
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有温底意思温威  
未免偏下惠則温勝厲伯夷則厲勝温○問集註

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  
而下三截為陰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  
氣之會無問可符而指學強為之形容如且以  
屈奪則人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有威然無所不  
則天之道也自陽根陰而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  
道也自陽根陰而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  
威者自陽之震不猛而言則温者順於陰之柔屬者主安者陰  
之定自陰之根不陽而言則温者順於陰之柔屬者主安者陰  
威者自陽之震不猛而言則温者順於陰之柔屬者主安者陰  
之健者蓋渾然無適而推得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  
偏指者誠也曰此無說推得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  
屬為主誠也曰此無說推得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  
欲温而厲自是則有天理之極致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  
毫髮無差處要須此消息則用不勉不為過矣然聖人  
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隨其所當  
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德容  
已如此而皐陶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德容  
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是後自  
熟○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温然温

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于外，威而不猛也。從容  
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  
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  
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  
畫者，其惟聖人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  
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  
陽，中有陰也。威而安者，和順自然，陽也。恭而安  
嚴，威嚴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  
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  
自然之德性，所以有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  
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  
去者不能記。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故程子以  
聲者不能記。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故程子以  
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而玩心也。問此  
絕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  
章就大射上看。《通考》：勿軒朱氏曰：以其發見者言  
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  
之舒。恭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  
射則剛，用剛而射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

與威皆屬剛，陽也。恭屬威，與厲一也。亦陽也。安屬  
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四書大全五卷終

中和自然之德容也。尸人惠也。口言訖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容矣。抑非好足以知聖人而容言德行去者不能記也。其溫不見其用也。程子以為由子之言。學者所宜及復知。而玩心也。章句是經言聖人容貌物象也。此章句大抵上。高有陰之流。或存陰之慘。不益者陽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流。或存陽之慘。不益者陽盛與不益。一也。亦創也。姑曰創則合也。與海皆畫。限則也。亦與與與。一也。亦與也。安與



